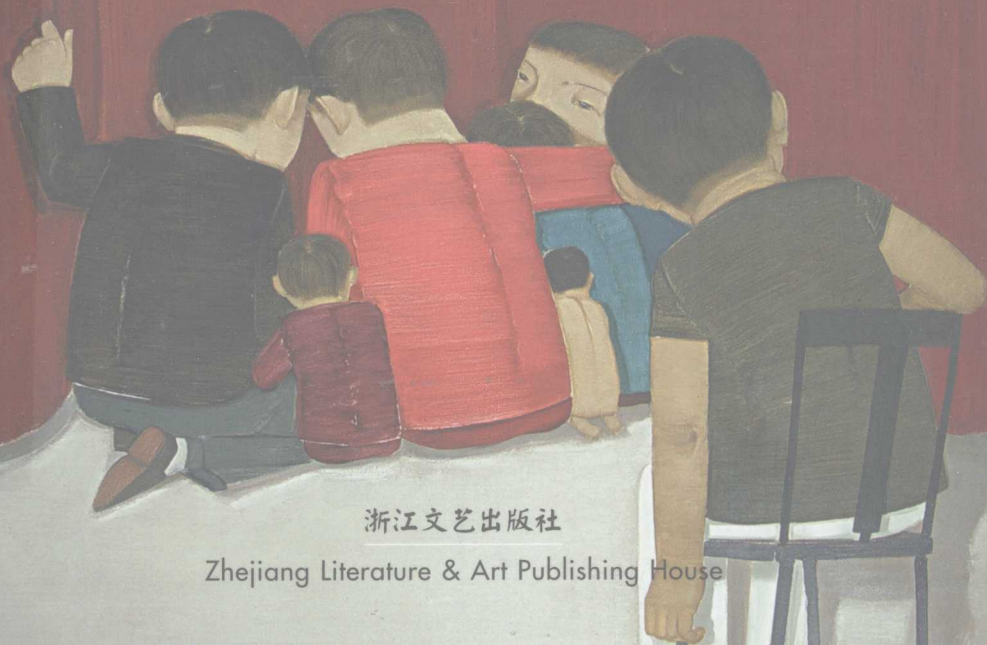


谁也不想朝三暮四

SHEIYE
BUXIANG
ZHAOSAN
MUSI

◎ 王 手 /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谁也不想朝三暮四

SHEIYE
BUXIANG
ZHAOSAN
MUSI

◎ 王手 /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也不想朝三暮四 / 王手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5339-2453-9

I. 谁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27325号

责任编辑 张德强

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

谁也不想朝三暮四

王手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40千字

印张 7.125

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453-9

定价 **16.00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开 篇

1998年我四十岁。

四十岁的我重任在肩。

1998年是必定要发生一些故事的。这一年,离下一个世纪还有那么一年,“日”新“月”异,“年”就更会翻出一些花样来;而对于这个世纪来说,它又快走到了尽头,一夕是百年,转眼都是陈旧。这一年,该结的事,都已经结了,该启动的,应该已在预谋。这是临近世纪末的一年,我尤其觉得人心惶惶,像突然置身在一片地火面前,焦灼困扰了全身。一方面,拼命检点自己,暗暗庆幸自己并无大错,另一方面,觉得自己犹如新生,但前景却非常渺茫。

四十岁,一个特殊的年龄。婚姻的生涩已安然度过,生活的不适也慢慢弥合,子女羽翼渐丰,脱离了呵护,用不着操劳太多的心思;工作形式也基本定型,太大的奢望也不现实,思想和情绪都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,只要不出格,安度一生应该没有问题。但平稳最可怕。这个年龄,应该是肌体成熟、思想异常活跃的年龄,如果还平静,还无所事事,说明有掩盖,有抑制,就像总攻前的宁静,是不真实的。我琢磨自己,我心里就很不真实。青年比才,中年比富,老年比子女,这是西州民间的一项人生竞赛,一直激励着有志者不断

拼搏。我怎么样？我的青年即将过去，我尽现才华了吗？我的中年面临开始，我有富的苗头吗？当然，子女的出息那是后事，我可以暂且不计。但眼前呢？显然，我是浮躁和不安的。

我走在夜晚的西州街头，看似悠闲的样子，心里却充满了妒忌和刺激。看着饭店里那些气定神闲喝酒的人，我会想起自己骑车奔菜场那个寒酸的样子；看着停在路边的宝马奔驰，我会手痒痒摸一摸兜里的钥匙，恨不得靠上前去偷偷划它一下；看着衣着薄露的靓女飘然而过，我会忍不住回头傻看，闻到她们身上醉人的迷香，我的喉咙会情不自禁地咕咕作响……西州是个好地方啊，我就置身在这些“好”之中，但静心一想，置身在西州就意味着痛苦。怎么不痛苦？这些“好”跟我没关系就是痛苦。一个人如果知道了痛苦，就是不想麻木。这就要奋斗。

目标是现成的：第一，要想办法赚点钱，没有钱，在外没身份，在家没地位；第二，有了钱要先购置一套好房子，什么是好房子，老城道里街商业区一带的房子；第三，有了好房子才能安顿好一个家，家是安身立命之本，流离失所的生活肯定不是个好生活；第四，光有一个好家还不够，还要有女人，这当然不是指李惠珍，李惠珍是感情的一部分，但不应该是全部，是全部，这个人生就“抑欲寡欢”了。人的感情是丰富的，丰富的感情和单一的生活是不和谐的，要让丰富的感情不至于倾斜，就要有一个外在的因素来平衡。这四者都能够很好地具备，且达到一定的水准，这个人生就比较适意了。这些，老年人去考虑已经迟了，好时光不再有，身心也已

憔悴,他们只有感叹的份;青年人没有这个实力,他们的很多计划还得靠父母来接济,心虚使他们不敢畅想未来;那么,只有像我这样四十来岁的人,才有资格把这些在脑子里截留一下,咀嚼消化,然后付诸实施。活跃的思想,充沛的体力,一定的社会经验,不甘落后的心态,狂妄再加上无所畏惧,就是尝试这些的资本。

第一章

1

1998年,我忽然就完成了人生计划中的一件大事,我买了房子。房子不大,只有六十多平方米,应该说,它不是我理想中的房子,意义也大相径庭,本来不值得张扬,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好友——乌钢、白汤、阿卡。他们都替我高兴,说我是四个人中率先行动起来的。乌钢还鼓励说,你应该一步到位,搞得大一点。白汤要求不高,说,已经不错了,我们都还没动静呢。阿卡有些狐疑,说,你哪来那么多钱?我只是笑笑。钱,我是七拼八凑借的,但虚荣心指使我没有说出来。

我原来住在四平里,我在那儿住了三十年。听我母亲说,这还是我们的第三处住所,我们最早住在道前头,后来搬到道后头,再后来才是四平里。对于道前头,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。道后头我倒是常常想起来,想起来我就哑然失笑。

道后头是一个不小的院子,但住户只有我们一家,其余的房子,驻扎了街道派出所。我对派出所是有印象的,大盖帽像灯笼一样进进出出。称呼也很别致,不叫名字,叫同志,

比如林同志、陈同志,听起来有点早年苏维埃电影的味道。

派出所的故事很多。许多故事就像二月的鹧鸪,翻飞了一下,就无影无踪了。特别突出的只有一件,就是林同志那天抓了两个“破鞋”。是一对姐妹,传说爱搞花样,一个吹箫一个捺孔。那时候,人们对性事的想象很有限,所以,一听说两姐妹的本事,就像得了宝似的,伸了舌头感叹。林同志更是独具匠心,提审她们时尤其强调细节,哪儿羞涩往哪儿打,说,我见识见识,怎么个做法?姐姐老练一点,做了个姿势,说,这样这样这样。林同志强忍住笑,说,亏你想得出。那么她呢?林同志指了指妹妹。妹妹害羞一点,也勉强表示了一下,低着声说,那样那样那样。林同志低头品味,笑着摇摇头,似乎佩服,又提醒说,还有呢,两人怎么个一起搞?两姐妹面面相觑,然后,一起去把窗帘遮了,使出能耐把林同志夹击了。林同志因为这件事换了一顶帽子,不再戴大盖帽,戴了顶地富反坏右的“坏”帽子。

四平里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。它让我记住的就是马桶。马桶陈放在我的房间里,像长年累月炖着的醇汤,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每天都有乘五等舱统铺的感觉。倒马桶尤其叫人难忘。这个光荣的任务一般都落在我的身上。隔天的清晨,当门口的粪车轰隆隆地响起,我都要极不情愿地从被窝里钻出来,要知道,那正是李惠珍枕着我睡得最香的时候。我像端古董一样小心地把它端出去,又像接力跑一样缩着肩跑回来。要是碰上院子里哪位我比较在乎的女人,真是狼狽至极,尴尬至极。

四平里的房子现在腾退给房东了,腾退区别于归还,归

还是无条件的,腾退则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,就像右派改正后补发工资,我们可以优惠买一处新房。也就是说,我其实是被人家赶出来的,现在买的新房也是打胖作壮。

房子对于工薪阶层来说,都是世纪难题。我也一样。我的经济条件相当有限,但我非常清楚这座房子对我的意义。那就借钱买吧。四平里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旧城老区,这里的卫生设施、交通条件、四世同堂,以及邻里间的鸡零狗碎,都意味着愚昧和落后,我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。欠点债怕什么,只要假以时日,想办法赚点钱,总会还清的。

美中不足的是新房稍稍远了一点,位于风荷小区,新名词叫“安居房”。这不是一个好地段,放在几年前,这里就叫乡下。但这里有宽阔的道路,有功能齐全的停车场,房子里有客厅、卫生间,这些都洋溢着文明的气息,代表着一个阶层,我把这套房子看做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起点,激励自己的一个动力。

也是这一年,还有一件事在我生活中出现了。和房子相比,它更具有政治意义,更让我扬眉吐气。我从工厂调到了文化局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位,性质非常悬殊的单位,一边是工人,一边是机关干部,在别人看来,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,完全不沾边的,但我不声不响硬是把它调成了,一下子实现了身份的飞跃(犹如平民变成贵族)。而且调得非常快,基本上没什么阻力。我是凭自己的作品上来的。这些年,我在外面发了不少东西,西州是个小地方,轰动比较容易,很容易触目惊心,这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。真是运气

来了,挡也挡不住。

文化局把我安排在文艺处,文艺处已有个小姑娘叫周洁如,是个中文系本科毕业生。原来还有个男的叫范士林,我来,他就到文物处去了。上班第一天,我有点不知所措,不是因为工作,实在是出于情境的原因。我以前在工厂里当厂长的秘书,每天面对的是厂长那张沧桑而沉重的老脸,现在我的对面是周洁如,总觉得面前闪闪发亮的,刺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
还是周洁如主动找我说的话。她说,听他们说,你东西写得挺好的。

哪里,我是弄着玩的。他们不会是取笑我吧?我不是谦虚,我只想说得轻松点。

什么时候带给我看看?她说。

我说,可以啊,只是我那些东西,你不一定要看。

她岔开话题,我们局里原来就一个范士林会写写。

我吓了一跳,原来这里还有个对手啊。我警觉地问,他写什么的?

她说,说是散文,但我不喜欢,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涩得很。

这样啊。我不置可否,心想,毕竟是读文科的,“涩”和“润”还是分得清的。

她突然高兴起来,说,你来最好了,以前别人说我们文艺处没文艺,你来,就是文艺,就做些文艺出来让他们看看,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我忍不住笑起来,为她的幼稚,也为她的直率。

周洁如的话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这个地方正缺少我这样的人，我在这个位置是合适的，我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从这次谈话中我还感觉到，周洁如是个热心人，一个善良的小姑娘。

我是深知自己有缺陷的，所以，我不能张狂，至少暂时要夹着尾巴做人，稳定住，让人慢慢接纳我，然后再说（再说后面才是我的理想）。我是个工人，我从工厂上来，我没有文凭，像我这个年龄，一般都没有上过大学，我是凭感觉在写东西。我以前以为写东西靠发现，靠灵气，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。现在我不这样说了，现在我的位置不一样了，身份也变了，说话要体现文化局的水平。我现在说，写东西感觉很重要，但写到最后就是拼文化，没有文化，东西就上不去。这些话说在文化局里总觉得有点讨好的味道。

我虽然是文化局调的，但人事局也很支持。本来像我这样的人，人事局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拒之门外。但人事局的领导太开恩了，他们说，只要我是个人才，他们就不能埋没我。什么是再生父母，这就是再生父母。在再生父母面前，我再有成绩也应该拘谨。所以，当文化局要我个人材料送到人事局去时，我胆怯了。

那天我就坐在局长办公室里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“真”的局长，这种感觉让我产生了一种恍惚和畏惧。我以前见过的局长都是在电视上，他面对文化系统抑扬顿挫地讲话，他像领袖一样到剧团和影院检查。现在局长就在我眼前，我感觉自己的腿上也都是惊讶，这也是我作为工人卑微的一面。事实上，局长那天是在对我验明正身，我穿了一件休闲装，

连脚指头都散发着工人的气息，我不知道自己的面试能不能合格。

局长说，人事局你自己要去一趟，把材料送过去，跟他们聊一聊，让他们也了解了解你。

我？还是不去了吧。我觉得自己是诚惶诚恐的。

局长说，为什么？

我怕说不好。况且，我散漫惯了，样子也不好（我一看就像个工人）。我的口气说明我不谙世事，至少是不谙机关世事。我又说，他们要是怀疑我，说这样的人会写东西吗？我就鸡飞蛋打了。

局长忍俊不禁，呵呵笑起来。

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真实表现，还是我假装的，反正那一刻，局长看到的是一个工人的朴实。局长和蔼可亲地说，好好好，我亲自替你去一趟。

这不是简单的送材料，是去亮相，我对自己的外表一向没有信心，尤其和机关干部比，要样子没样子，要气质没气质，我真怕会出现什么意外。现在好了，局长替我去，这就十拿九稳了。

后来想起来，我那天的“忸怩”做对了，至少留给局长一个谦卑的印象。

那天下午，局长还留我谈了许多话，许多贴心的话。他说文艺处过去有点四平八稳，调我来，是想让文艺处的工作有点起色。从局长的话里，我感觉到他对以前文艺处的不满，而对我的到来寄予厚望。我听着，心里暖洋洋的，我真想

说一句感激的话,但又觉得有献媚之嫌,我就装作很惭愧的样子,朝局长点了点头。

局长后来兜了一个大圈说到了身份。局长说,身份问题,你得慢慢来。中国的人事制度是一个痼疾,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能够改变的,但你要有信心,要先做出成绩来,有了成绩,都好说话。我狐疑起来,什么意思?是说我虽然进了机关但身份仍是工人?是说我虽然人在机关但和其他在机关的人不一样?我没想到进机关有这么多道道坎坎,我没想到身份问题有这么复杂,我本来以为进了就是进了,已经万事大吉了。但局长主动提起来,说明这件事非常棘手,古往今来都解决不好。我强忍着,我没有追问,我只当自己还听不明白,或者,只当自己已充分考虑,不把它当回事。地位和人格的劣势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,但现在我只能假装糊涂,这时候如果有一点点细究,都是不礼貌,都可能给局长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,这是多么忌讳啊。而我心里却在说,我要尽快改变它,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干部,只有干部身份,才能提干,只有提干,才能谈得上仕途,才有施展才能和追求抱负可言。

我的那张桌子是范士林用过的,一些抽屉里还留着 he 肮脏的印记,范士林吃过的巧酸梅袋子,范士林用过的脚气药膏,还有他的一些破笔、残纸,都让我觉得很肮脏。不知为什么,我对范士林没有好感。是因为他曾经在文艺处待过?还是他也会写点东西?还是他可能和周洁如有“染”?我说不清楚。男人的嫉妒内容是很复杂的。我喜欢消灭旧的东西,喜

欢建立新的秩序,喜欢留下自己的印记。我把那些抽屉搬出来,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倒掉,还用清水冲了冲,彻底地洗一洗,这样,我心里才慢慢地舒服起来。

在机关,我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们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着,喝喝茶,看看报,打打电话。周洁如说,坐着就是工作。她心里非常清楚,机关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,她刚从学校出来,好处一时还轮不到她,所以,她只关心上下班时间。她说,掌握好这一点,别人就没什么闲话。我不一样,我拼不起她。周洁如有的是时间,可以慢慢来。我起步已经晚了,现在更要只争朝夕。当然,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“争”的,在机关不像在工厂,不是我想争就能争的,那就看报纸吧。我最近都在琢磨看报纸的技巧,上午看标题,下午看内容,傍晚下班前夕看角落和中缝,一点也不浪费,这样让我看过的报纸,简直就是一张白纸。

我不明白的还有机关的会。怎么有那么多的会啊?什么事都要开会,都可以开成会!楼上局长一声“开会”的吆喝,楼下办公室好像漏斗一样接着这句话,一个个田螺一样显现出来。大家端着茶杯,到会议室正襟危坐,坐下来就轮过来说话,没说话的也低头拼命做笔记。他们说得天头是道,一说就是几十分钟,真有本事啊。刚听第一个的时候,我确实吃惊不小,机关干部就是非同一般,思想觉悟高,理论素养好。后来听第二第三个,也都这么出色,以点带面,深入浅出,一点点内容就发挥得洋洋洒洒。特别是谈心得体会,个个一脸的真诚,连停顿都发自内心。我听着听着,心里慢慢地惭愧起来,听着听着,就觉得身上慢慢地发烫了。

我是不会发言或者不习惯发言的。每次开会,我都很自觉地躲在第二排,躲在局长视线够不到的地方。我装作很专心很新鲜的样子,我相信,他们一定以为我初来乍到有点怕生,也有人会以为我谦卑,我觉得这种错觉挺好。有一天,局长突然点名要我说话,说,作家的思想是独特的,我们听听作家的。局长这样说,大家就起哄起来,也作家作家地喊我,我被他们弄得满脸通红。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,过去也没有认真说过话,我愣愣的,不知说什么好。我想,不说也不好,不说,别人会以为我很有城府,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有城府。我说,我实话实说啊,我谈两个感想。

我发现有人惊讶地看着我,还有人哗哗地翻笔记。我说,和工厂比,一是感觉会多,二是感觉材料多。会多好不好?我说不上来,但我觉得有点过于形式,关键是能不能收到实际效果;材料多我有点措手不及,什么事都要形成个材料,难啊。我没想到大家的承受能力这么好,我是感觉有点吃力的……鬼使神差,我竟然这样说了。我本来想说,这样很好,机关和工厂就是不一样,很教育人,很锻炼人,使人眼界大开,思想大增。没想到一开口就走了样,而另一些不该说的话就溜了出来。他们一阵乱笑,笑着笑着又突然刹了下来。我看着周洁如,她不看我,她扭着头看着别处,她的动作告诉我,我的话很不合时宜。

回到办公室,周洁如生气地说我,你怎么这么老实!会上怎么能这么说,开会本身就是务虚的,也只有你会当真。

我有点不舒服,现在的老实等同于傻,我还不至于傻吧,我只是说走了嘴而已。

周洁如又说,我知道你是个实在的人,我知道你心切,想做点具体的工作,但开会也是工作呀,开会就不实际了?大家愿意开就开嘛。

我想争辩几句,她马上打断我,你还说什么材料,写材料多好啊,写材料就是借口,写材料就可以消耗时间,都写材料了,其他事就可以拖一拖,甚至可以放一放,这不显得更忙吗?

我说,我是觉得这没用。

有用没用谁不知道啊,就你知道?大家都混沌,就你清醒?人家都不怕写,你还怕写吗?周洁如继续不依不饶。

我被她批评得狗血喷头。奇怪,小姑娘的屁也是香的,小姑娘的批评就像一帖平和的药,我被她说了几句,心里居然就舒坦了,甚至觉得她非常可爱。心想,她也是好心呀。她虽然有点居高临下,虽然口气上有训导的味道,但她也是在帮助我,是教给我混机关的本事,传授我自我保护的方法。

人在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情况下是容易动心的,内因是我对周洁如有好感,外因是周洁如确实也长得可人。周洁如比我早来文化局,哪怕只是早一天,她都是我的师傅,如果是同门拜把子,她还是我的师姐呢。

周洁如是个二十三四的小姑娘,如果再小一点点,我们就是两辈的人了。她属于精巧、干净那一类,小鸟依人,冰清玉洁,我第一次看见她时,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,心想,要是和她发生点故事就好了。这也是我人生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周洁如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,有时候会和我擦肩而过,每一次我都忍不住看看她的乳房,她的乳房小小的,走路一抖一抖,经验告诉我,那里面没有修饰,都是真材实料。我还很关心她的屁股,她的屁股也小小的,看上去并不性感,但很匀称,很有弹性。我在厂里的时候,收发室那个矫揉造作的女人来送报纸,她挺着一个夸张的胸脯,我明明知道那是假的,心里也很想拐进她衣服里看看。对周洁如,我更有这样的心思了。

在办公室,周洁如身后有一个柜子,柜子后面有一个空隙,这是周洁如的小天地。自从我到了文艺处,就没有到过那里面去,好像一进去就很流氓,但我知道那里面的秘密,里面挂着周洁如的衣裤,藏着她不可示人的小东西,我闭上眼睛都可以想象她在里面脱衣换裤的情形,她经常闪进去,然后变戏法似的换了一个人出来。有一次周洁如急着出去,楼下有人等她,她从外面径直跑到柜子后面,这是三月潮湿的天气,她里面没有穿衣,因为紧急,她边跑边脱,在闪进柜子的一刹那,她的衣服全脱了,她的身体有一半还露在外面,那一刻,她的速度很快,但怎么快也快不过我的眼睛,我这是真正的光速,我看见了小巧的身体,看见她非常精致的肩膀,她的皮肤非常白净,油亮亮的,像我们酒宴上吃的那种琼脂,晶莹剔透的。事后我想,我怎么这么下流啊,但马上又为自己辩护了一下,四十岁的男人,都是这样的,下流很正常,不下流可能就有缺陷了。